

向阳岛

张 岐





向阳岛

张 岐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封面 吴列平
插图 胡雨心
管齐骏

向 阳 屿

张 岐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字数 78,000

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747 定价: 0.28元

目 次

向阳坝.....	1
哨 兵.....	13
丫丫闯海记.....	23
丹 丹.....	36
灯光船.....	47
新花赞.....	60
课 堂.....	74
赶 海.....	83
月夜出猎.....	93
海珍赋.....	105
不熄的火焰.....	117
孩子们的声音.....	126
激流飞舟赞舵手.....	134
春 雷.....	145



向 阳 坝

你可曾看见海上日出？

日出，是海上最壮观的景色：开始，一抹银光喷出东方水天极处的海平线，渐渐地，银光变成了红光，红光变成了金光，金光里显出半个红彤彤的火球。这火球一抹一抹地向上升着，愈升愈高，愈显愈大，一眨巴眼工夫，就囫圇圇地跃出海面，飞上天际。随即，那金瀑般的光线，将天宇和大海涂得一片刺目耀眼的红……

真是赶巧。那天清早进桃花屿，遇上了一个好天海。天空没有云丝，海面不见浪纹。正是海上人

称的琉璃瓦儿天，玻璃镜儿海。我站在码头上，又一次饱览了日出的魅人的画面。说也真怪，红日升上了天际，而我眼前却还是一闪一闪地亮着金光。极目望去，那烟波深处的桃花屿，竟也变成了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，带着满身的金光，腾起在海平线上……

顿时，我的心展开翅膀，飞上了小岛。

“同志，你要去向阳屿？”一个苍老但是洪亮的嗓音在我耳旁震荡着。

“不，去桃花屿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嗬嗬！”老人乐开了，“如今的桃花屿换名了！”

我忙扭身看这老人。啊！多么面熟。这不正是我常惦念的春江大伯。

春江大伯先笑道：“我一眼就看出是你。听说你要来，大伙都盼着哩！好啊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向阳屿，可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！这新人新事够你写几本书的喽！”

“我是来当小学生的呀，你老人家可得好好教我！”我笑着说。

春江大伯瞅着我的行李卷：“哦哈，看样子你还真想住些日子哩！”他说着就抓我的行李卷，我按住了：“不能啊！怎么能一见面就让老师给背行李呢！”

“嗬嗬！看你还是老脾气呀！快上船吧！”他伸

过一只手和我一块提着行李卷，跳到船上。

我看春江大伯背着个黄挎包，身板比过去更硬朗了，宽宽的大脸红光润色的，就象是抹上了一层釉。额头的皱折似乎见少了，嘴上的胡须更浓密了。原来他是由县委党校学习刚回来。我问他还干支部书记吗？他摇了摇头：“不干哩，交班喽！”

“换的谁？我可认识？”我打听地问道。

春江大伯眯起眼睛：“你可还记得那抢救孩子的少年？”

春江大伯的反问，一下子扯起了我记忆的长线。

那是一九六五年的深秋，我第一次来桃花屿。那天晌午，我跟春江大伯去网场劳动回来，忽听海上有孩子的哭叫声，抬眼一望，只见一只小舢舨随着风流飘出滩外，上边有四、五个孩子。一个女孩子在搬弄大橹，但橹一点也不听她使唤。

一看这情景，春江大伯就急了，忙着在滩上寻船，却一个船影也不见。眼瞅着那舢舨，朝向湍急的西山岬口外的礁丛飘去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春江大伯一把将衣扣撕开，抬脚就要跳水。就在这时，从西山岬悬崖飞下一只鹰。那不是鹰。是个比鹰还勇敢的少年，扑进了海里。风拦着他，流拖着他，一个个开花浪砸在他头上，他张开双臂，劈风

削浪地向前涌着，涌着。

瞅瞅春江大伯，大伯脸色十分严峻。他眼睛直直地盯着舢舨，手里的烟管，下意识地在烟包里使劲地抠着，抠着，就好象那烟包里有拯救孩子的办法。

一阵怕人的沉默。春江大伯忽然笑开了：“嗨嗨！不愧是闯海人的后代！孩子们得救了。”

此时，我看那少年截住了舢舨，正挥橹向滩上摇来。

我跟春江大伯迎上去。

舢舨靠滩了。只见那少年十五、六岁年纪，一副清秀的脸盘上，挑着两道浓眉，闪着一双晶亮的大眼，虽然嘴唇发紫，牙帮打响，眼睛却挂着笑意。

春江大伯拍拍那少年的宽肩，亲昵地说：“我代表社员谢谢你。”

那少年憨厚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说着，就和春江大伯一起，把孩子们从舢舨上接到滩上。余惊未息的孩子们，腮上还挂着泪痕。唯独有一个叫丫丫的胖女孩，却咧着嘴在笑。就好象刚才她经历了一次愉快的旅行，或是一次有趣的探险。就是这胖丫丫，向小伙伴们提议把锚搬到船上，说学学使橹，才被风流飘走的。

那少年把锚抛在滩上，抹了把脸上的海水，说：

“大伯，咱们一定得修个坝。修坝，不要说护人，护船，发展生产需要，就是孩子们学使船、练水性也得有个地方呀！”

春江大伯连连点头：“对，一定要修起坝来！”

那少年走了。我问春江大伯他叫什么名字，大伯说：“回乡的中学生，叫陆志海。”

.....

一晃，十年了。想起当时的情景，一切都历历在目。我们时代的世事变化就是这样大：十年前的回乡中学生，如今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。

航运船缓缓地驶着。小岛的廓影越来越清晰。时正值桃花怒放的春三月，远远地但见那漫山遍坡的桃林，红似火，美如霞，衬托着蓝天碧海和飘逸的晨雾，小岛真象是一轮出海的朝阳。刚才在滩岸上的幻觉，此时变成现实了。我不禁喊道：“好一个桃花屿，多么象是一轮朝阳！”

“嗬嗬！”春江大伯从嘴里拔出烟管，深意地点头说：“你说的对啊！就是因为这小岛向阳，又象是朝阳，人们才把它改称向阳屿了！”

向阳屿，多么美好、动听而又富有时代感的名字啊！

一阵唢笛声，航运船绕过一座山岬，进入小岛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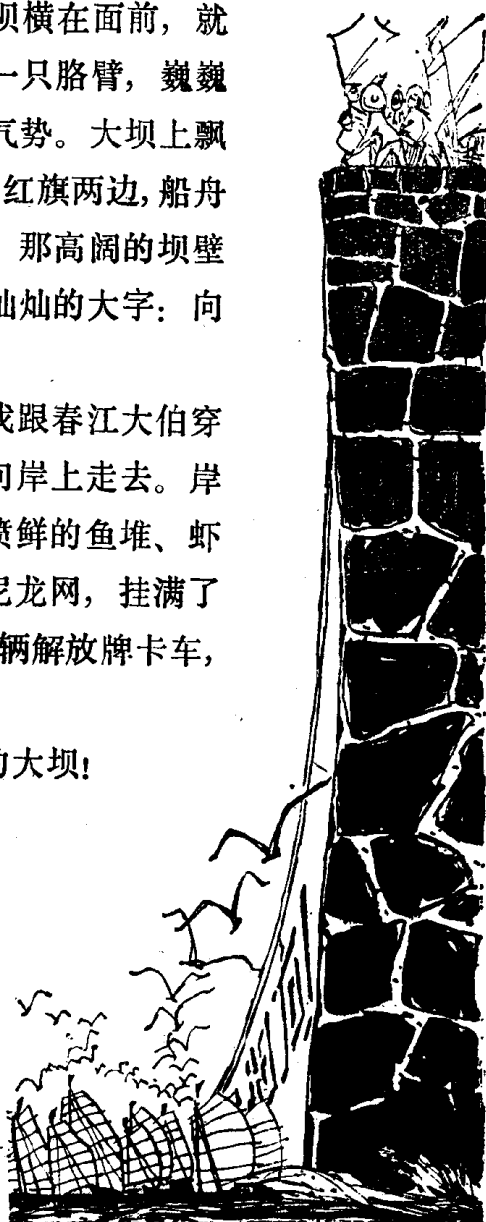
湾。只见一条大坝横在面前，就象是小岛伸出的一只胳膊，巍巍雄雄，十分的有气势。大坝上飘着火焰般的红旗，红旗两边，船舟云集，桅樯如林。那高阔的坝壁上，闪着三个金灿灿的大字：向阳坝。

船靠码头，我跟春江大伯穿过熙攘的人群，向岸上走去。岸上，到处是闪鳞喷鲜的鱼堆、虾箱。各样各色的尼龙网，挂满了架，遮住了滩。几辆解放牌卡车，停在公路旁。

好一条热闹的大坝！

好一个喧腾的向阳屿！

进了村，但见横一片竖一行，全是新瓦屋。街道也变了，整洁平展，绿树成荫。



“向阳屿大变了！”我感慨地说。

“怎么能不变呢？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把咱们的心烧热了，劲鼓足了，毛主席指引的金光道，咱贫下中渔越走越起劲，越奔越宽广啊！”

春江大伯比比划划地唠着，就把我领到一幢屋前。这正是十年前春江大伯住的海苔草小屋。望望这小草屋，再瞅瞅周围的红顶青墙大瓦屋，我迷惘的眼光不由得落在春江大伯脸上。

春江大伯会意地笑了笑说：“这几年大队统一规划，瓦屋是盖了不少，可现时说，社员还没全住上，咱怎么能抢在社员前面呢？”他指着小屋，“你甭看它矮小，可是冬暖夏凉哩！”

我这脚刚迈进门槛，就迎上大娘。大娘一看见我，就扎撒着手乐道：“啊哟！我说今儿海潮唱得这么欢，是把你这稀客给迎来啦！”

春江大伯家的陈设跟过去一样简朴。只是正墙毛主席画像下，增贴了一幅醒目的语录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，那么一股革命热情，那么一种拚命精神，把革命工作做到底。

这语录给小屋带来一股热烈的肃穆的气氛。

象是一阵风，左邻右舍的大娘大伯们都过来了，齐向我叙述十年来向阳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那暖人心腑的话语，就象是那潺潺不息的溪流，越拉头越多，越拉情越长。可是不管从哪拉起，都要提到文化大革命后修筑向阳大坝的事。

原来这向阳大坝是采用土法修筑起来的。党支部组织了十八名青年党团员，号称“十八勇士”，由陆志海带领打头阵。内中有一名年岁最小的姑娘，就是船被风流飘走而面不改色的胖丫丫。他们带着全村的男男女女，把窝棚搭在海滩上，把锅灶支在旱礁下，在工地上吃，在工地上睡，在工地上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愚公移山》。白天移山填海，晚上看书学习，革命精神转化成物质，几天工夫，就劈了半座虎牙山。一个冬天，就修筑了五十米。谁知刚一开春，就被十级台风一夜间全掀塌。有的人信心动摇了：“这孤岛风也大，流也急，上不接天，下不着地，看来海坝筑不得……”

志海带领十八勇士跳到被掀塌的坝基上，分析海坝被冲塌的原因，是石块个头小，两边的护坝石镇不住风浪。于是，他们就凿山劈岭炸礁盘，搬来一块块几千斤、上万斤重的巨石填在海里，风浪终于被镇住了。

在这移山填海的日日夜夜，志海伴着雪花睡，就着海风吃，起五更，爬半夜，眼瞅着那张方圆大脸削

去了两巴掌。那腿被冰骨的海水泡得患了关节炎。可他从没有露出倦容，没吐过一个累字。他的口头禅是：青年人要做革命的拖头船。他的学习笔记本上写着：不图名利，不计报酬，拚命干革命，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。

这就是志海和他带领的十八勇士战天斗海的动力。

就是在他们这样的意志和威力下，一个个困难，象大坝两壁下叹息的海浪，俯首投降了。

赶到渔汛前，大坝入海整整一百米。志海带领船队迎汛出海了。

第二个冬春，大坝伸出三百米。

第三个冬春，大坝伸出五百米。

接着，又修筑起一条百米长的靠船码头。

有多少人，立在大坝和码头上，留连忘返。

有多少人，立在大坝和码头上，向着北京的方向，热泪横溢地高呼：毛主席万岁！……

向阳坝，是向阳大队贫下中渔的化身。是贫下中渔意志和力量的象征。是毛主席自力更生革命路线的胜利成果。有了大坝，向阳大队修了船坞、建了船厂。渔船一年比一年增多。有了大坝，向阳大队发展养殖作业，水产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。有

了大坝，四方的渔船都来停泊，向阳屿变成海上闹市。……

就在向阳大坝竣工那天，在春江大伯一伙老党员的提议下，经全体党员和群众的通过，志海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当时他年龄刚满二十四岁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胖丫丫入了党。……

听着这诗一般优美，歌一样动听的介绍，我的眼前仿佛打开了一部纪录影片。向阳大坝的形象矗立在我的心海里。我多么想见见这当年“十八勇士”领袖的陆志海。人们告诉我，春汛一开始，志海乘着灯光船，带领船队闯远洋渔场去了。

俗语说：投机的话儿不嫌长。你一言我一语，一气拉到太阳偏了西。春江大伯开完了支委会，告诉我接了志海由远洋发来的电报，说捕捞队在一百三十五海区发现好鱼苗，网网满载。我问春江大伯这海区距向阳屿多远，他伸出两个指头：“怕是两千里路有了！”

“唔！到这么远的海上捕鱼！”我感到有些惊奇。

春江大伯说：“山里人不怕山高，海上人不怕水深。现在全国都在学大寨，争为社会主义多贡献，咱向阳屿不能落后。要创高产、超指标，就得走远一点，开辟新渔场。”

“这么说，志海一半时回不来！”我不禁感到有点失意。

“嗨，甬说现时使的是机器船，就是过去使的那篷帆，说走说来也快。”春江大伯象是安慰我。

一缕金色的霞光抹在窗镜上。透过苍茫的暮色，但见一只只、一列列渔船，扑扑哒哒地返归港湾来。一转眼，渔港变成了星座。滩上的渔火，互相挤着眼睛。

晚饭后，我独自来到海滩，漫步大坝上。大坝静静地挺立在海上。坝湾亮得象汪水银。归来的渔船，仿佛是偎在妈妈臂弯里，是那样的安恬。清冽冽的月光洒在水银面上，辉映着那船舟桅樯上的渔灯，就好似湾里长起千棵火树，开放了万朵金花。

鱼虾卸完了，船舱刷净了，理论小组开始活动了。渔民们聚集船头，在读书，在议论，畅谈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体会，表达对社会主义多作贡献的决心，商议着提高产量的措施。灯光映照着一张张幸福的、激动的面庞。

一群孩子乘着舢舨在湾里游戏，他们正在演习捉“水鬼”。欢笑声此起彼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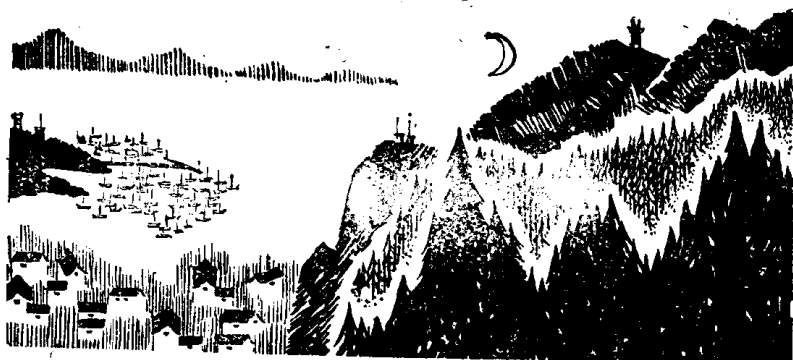
是谁在大坝上亮起了歌喉：

天上星星亮晶晶，海上渔火一片红，
星星、渔火有灭时，
毛主席的光辉千年亮啊万年明。
高挂征帆劈风浪，
跟着毛主席，永远干革命……

这歌声传送出多少人的愿望，呼喊出多少人的
心声！

啊，桃花屿——向阳屿，贫下中渔人人怀着一颗
向阳的心。





哨 兵

春江大伯领我参观向阳大队的后方工业。从造船厂、纺线厂、合绳厂、织网厂、水产加工厂、冷藏库，看到发电厂。从一个村的这些后方工业，可以看出向阳屿的巨大变化。十年前，这小岛还做不了机帆船木壳，如今能做几百匹马力的水泥船壳了。时下，公社正筹建机器制造厂。计划到一九八〇年，达到自制钢壳船，实现捕捞机械化。这在一个小小的渔岛来说，不可以说是宏伟目标吗！

在这里，我目睹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渔岛的沧桑巨变。在这些变化里，我听到了革命斗争的凯